佛本行集經/卷0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勸受世利品下

「爾時，菩薩又告王言：『如王前說，仁者比丘，身體柔軟，莫住蘭若空閑林中，眠臥坐止草鋪之上。大王當知，我在自宮，以妙種種諸寶為床，偃亞而坐，既厭離已，棄捨出家。所以者何？大王須識，此身危脆，敗壞無常，非牢固形，是破散法，隨有地處，捨之而行。猶如泥摶，一種無異。又復，大王！若有智人，既擲死屍，可還拾不？若欲更收，終無是處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如王前言，若於我邊，生憐愍者，應須隨喜，而忽嫌我乞食活命，此事不然。大王！當知，慈愛我者，莫作是心。何以故？我今欲過生老病死苦患之海，行行入道，是故作此比丘之形，為求寂滅安樂處故，要須受此毀好服形，又未來世，欲除一切諸過患故。大王！當知，若復有人，於現在世，受彼五欲功德果報，深著於愛。彼等諸人，事須憐愍。若當有人，於現世中，不得寂定安樂之心，其未來生，決受諸苦。彼等眾生，心須憐愍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我今驚畏煩惱之苦，故捨出家，欲求寂定涅槃真實。假使我得帝釋天宮，意亦不樂，況復人間麤弊果報？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被煩惱箭所射，　　欲求寂滅膏藥塗，

　　設使得天帝釋宮，　　意猶不貪況王位。』

「菩薩復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如王前言，凡天下人，在於世間，一切須取三時利者，如

我意觀，此則非是真利益言。所以者何？求財得多，會必有盡，求欲轉欲，無厭足時。若言求法，此是真利，利有深淺，要必須求，求之則有功能五種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若無生老病死患，　　此是真實大丈夫，

　　求財嗜欲悉世情，　　我捨二求唯取法。』

「菩薩復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如王前言，但且治民，取於王位，乃至未老正少年時，且可受彼五欲法者，此亦不然。何以故？若少年時，是常住者，一切眾生應無有老，在在處處，應不為彼死命之鬼念念所牽。以諸眾生，壽命無定，是故智人，若求寂定解脫法者，不可得取世間王位五欲之樂。是故一切，若在少年，若在中年，或復老年，但須速求應所辦者，早令得辦，欲求解脫，或求於禪，莫使淹遲，宜速疾作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如王前言，須依家法，作於祭祀，及行布施，隨意規求彼未來世諸果報者，大王！當知，我今不取如是之樂。若苦來逼，為切故求而得樂者，此非真樂。凡夫求於後世果報，祭祀諸天并及火神，必須殺害他眾生命，此則非理。所以者何？若人行慈，應不損害他身命根，假使祭祀一切諸天及於火神，殺害眾生，得彼常樂定果報者，猶尚不可殺害於命而用祭祀；況復一切所得果報，皆是無常，破壞盡滅，非牢固法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凡人欲行解脫法者，無有別利，或無行行，或無持戒，或無禪定，猶尚不可損害他命，而求未來利益果報。又諸凡夫在於世間，以殺生故，假使得於安樂果者，此亦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以無慈故，況復未來望得善報，終無是處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假使人生在世間，　　殺害他命以得樂，

　　智者稱說此非善，　　況復來世求人天？』

「爾時，摩伽陀國頻頭娑羅王，聞於菩薩如是語已，便生希有奇特之心。在菩薩前，以慈悲故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沙門瞿曇！大有難行苦行之德，於世間中，能捨諸欲。仁者比丘！從於何方忽然而來？何聚落生？是何種姓？父母何處？自名字誰？』作是語已，至心諦聽。

「爾時，菩薩正心直視，溫和言氣而報王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去此北方雪山之下，有大

聚落，名曰釋種。彼有一城，名為迦毘羅婆蘇都(隋言黃頭居處)，彼城有一釋種之王，號名淨飯，是我之父，我是其子，母名摩耶(隋言幻)，我名悉達(隋言成利)。』

「時頻頭王聞此語已，泣涕悲啼，經少時頃，拭面淚已，白菩薩言：『希有比丘，既生如是大種姓家，云何在此林內獨行？諸獸猛惡，可畏可怖，此林不善，獨自娛樂，無有伴侶，云何得住坐起自安？』

「爾時菩薩報頻頭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我今不畏，諸惡禽獸，亦復不驚不怖不怯，設欲來者，亦復不能動我一毛。大王！當知，我今唯畏生老病死之所逼切，故來在此諸惡獸中驚畏林內，獨一無伴而自娛樂。

「『大王！當知，老最可畏。所以者何？老來逼時，能奪年少，盛壯將去，摧折身形，腰脊傴僂，不能行步，猶如枯樹，誰喜樂看？此最可畏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其病來者，是名可畏。所以者何？平健之時，不知不覺，一朝痛切，宛轉呻吟，花色充鮮，忽然悴減，煩冤楚毒，眠坐不安，當於是時，誰能代者？臥在床枕，勢不從心。以是因緣，病最可畏。

「『又復，大王！死最可畏。所以者何？死來之日，滅我壽命，忽撮將去，雖復力能統四天下，金輪摧伏，七寶導前，利刃強兵，不能遮制、爭奪可得。以是義故，死最怖人。』

「爾時，頻頭娑羅王復更重問於菩薩言：『大聖太子！仁今求何？』菩薩報言：『摩伽大王！我今求者，唯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得已當轉無上法輪，是故求耳。』

「時，頻頭王白菩薩言：『大聖太子！如我所見，仁心勇猛，勤劬精進，決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終無有疑，又決能轉無上法輪。善哉太子！我今見仁。善哉太子！我聞仁名。善哉太子！仁善出家。仁釋種子，我從今日，當常承事。大聖太子！我今請仁，恒常日日，來至我宮，願數見我，仁之所須四種事者，我當供養不令乏少。』時，頻頭王作是語已，菩薩報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我今不久，從此移去，更詣餘方。』

「時頻頭王聞是語已，合十指掌，白菩薩言：『大聖太子！仁心所求，唯願莫有諸魔障礙，所規獲者願早成辦。仁釋種子！願仁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我於仁邊，恭敬

供養，見仁身已，即當為仁作於聲聞如法弟子。』即便說偈而讚歎言：

「『我頻頭王合掌讚，　　唯願太子道速成，

　　若所作辦憶今言，　　為諸眾生賜憐愍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聞此語已，即報王言：『善哉大王！願如王言，所作誓願，彼此俱善。』時頻頭王合十指掌，一心頂禮白菩薩言：『善哉太子！今可為我受於懺悔。我以無智，惱亂大聖。太子離欲，以為不淨，我心染欲，以欲為淨。唯願恕量，除我此罪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熙怡微笑，報頻頭王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大王！如是如是。我以受王清淨懺悔，願王安樂，少病少惱，謹慎身心，更莫放逸，恒行善法，捨離非法。若如是者，王得安隱，多受吉利。』是時菩薩，慰喻頻頭娑羅王心，法義說故，令其歡喜，勸請教示，顯說宣揚，從座而起，漸行餘處。

「時頻頭王，即前頂禮菩薩二足，圍遶三匝，立地而住，面向菩薩，觀囑少時，即從彼處，迴還到宮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菩薩印可頻頭說，　　我得成道當度王。

　　思惟大聖行喜歡，　　不覺從山還本國。』

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第二十九上

「爾時菩薩從般茶婆山林而出，安庠徒步向伽耶城，既到彼已，登上伽耶尸梨沙山(隋言象頭)，欲攝身心，滅除諸惡。上彼山已，選平整處，在一樹下，鋪草而坐。是時菩薩，內心思惟三種譬喻，悉是世間希有之事，未曾聞說、未曾覩見、未曾證知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所謂『若有沙門，若婆羅門，雖復身體不行於欲，而其彼等所有欲中，一切心意，欲愛欲惱欲熱欲著，而滅不盡，未得正定，猶有我相，自度一身；彼等沙門及婆羅門，恒受苦惱，意不喜者，心不樂處，不能知見，又復不得上仁之法，亦不能證無畏之處。然其彼等，雖無我相，不獨度身，不受苦惱。雖不受意，不喜不樂，而猶不能知見證法及無畏處。

「『譬如有人取生濕木并及濕糞，置於水上，就中攢火。有人故從彼岸而來，就其乞火。然如是人，從生濕木濕糞水上，出力攢火，有能得火與彼人不？若能得者，終無是處。火既不出，彼人從求於何而得？如是如是，若有沙門及婆羅門，雖不行欲，乃至不能知見證法。』此即是初第一譬喻，世未曾有亦未曾聞。

「爾時，菩薩復更第二思惟念言：『若諸沙門，及婆羅門，雖禁制身不行於欲，彼等所有欲中，意貪熱惱及著，而滅不盡，未得正定，猶有我相，自度一身，徒受苦惱，不喜不樂，不能知見證上仁法無畏之處。又復彼等，雖無我相，不獨度身，不受苦惱，及不受心，意不喜樂，不能知見證上仁法及無畏處。譬如有人，取生濕木，置於地上，欲攢出火。亦復有人，來從乞火，向其此人。從生濕木，攢欲求火，能得於火與彼人不？若能得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如是，是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雖不行欲，乃至不能知見證法。』此第二喻，世未聞有。

「爾時，菩薩復更第三思惟念言：『若諸沙門及婆羅門，雖禁節身不行於欲，彼等所有欲中，意愛惱熱及著，滅盡正定，此等沙門婆羅門等，雖得自利及以利他，心中喜樂，能知能見得上仁法證無畏處。譬如有人，取乾燥木及以乾糞，置於地上，欲攢出火。亦復有人，還從此岸，向其乞火。而其是人，用少功夫，即便得火，持與彼人。如是如是，若有沙門及婆羅門，離欲而行，彼等設有欲中意愛惱熱皆滅，乃至得彼上仁之法，證無畏處。』此是菩薩第三譬喻，自意念生，悉是世間未曾聞見。

「爾時菩薩從彼伽耶尸梨沙山下，來摩伽陀聚落內，次第而行，借問人言：『此處有何功德可行？有何非法宜須除斷？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辭。』如是前行至伽耶南，有一聚落，其聚落名優婁頻螺。及至彼處，日以食時。菩薩著衣入彼聚落，詣一陶家，從乞瓦器，得已手持，歷彼聚落，次第乞食，到一村主長者之家，然其長者，名難提迦(隋言自喜)。至彼家已，却立一面，默然而住。其難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，名須闍多(隋言善生)，彼女端正，可喜無雙，為諸世人之所樂見。其善生女遙見菩薩手持瓦器默然立住，欲乞求食，善生見已，從其二乳，自然汁出。時善生女，問菩薩言：『最勝仁者！仁是誰子？是何種姓？名字云何？父母何處？今欲何求？仁者云何，有何神異？今我一見，使我兩乳汁自然流。』

「爾時菩薩報言：『善姊！我名悉達，此名是我父母所立，我今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得已當轉無上法輪。』時善生女聞是語已，從菩薩手而取瓦器，入自家中，滿盛香美甘味飲食，并及種種餅果羹臛，溢瓦器中，即出胡跪，奉授菩薩，口作是言：『最勝

仁者！我願恒常供養仁者，衣服飲食臥具湯藥，四事所須，悉令充足。唯願仁者！慈悲納受。我觀仁者父母立名，復見仁者精進勇猛至意專心，必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決定轉於無上法輪，真實不疑。仁者若成菩提道時，當來我家受我供養，度脫於我，當與仁作聲聞弟子。』是時菩薩報言：『善姊！當如所願。』既受食已，即便捨行。

「爾時，菩薩從善生女乞得食已，於空靜處，如法而食。食已經行，漸到一處，地方平整，清淨可喜，心樂欲觀，樹林蓊鬱，枝條繁茂，多饒花果，清淨流渠，香美諸水，河池泉沼，映發交橫，種種豐饒，無所乏少。彼等諸水，不淺不深，澄清皎潔，易度易取，其內無有毒惡諸蟲，周匝具足妙好禽獸。去離聚落，不近不遙，往來乞求，無疲無乏。其間道陌，土地坦平，不下不高，易行易涉。若當有人欲求無上最勝利益，易得易成，速辦速證，兼絕蚊虻，及諸蟲蝎，又不喧鬧，晝少行人往來擾亂，夜斷音響，安靜清閑，冷暖調和，風雨順節，堪可修道禪定修心。又往昔時有一王仙，名曰伽耶(隋言象)，在中停止，是彼王仙舊城居處。

「爾時菩薩見此地已，如是思惟：『此中地勢，快好方平，暫覩即便為人所樂，乃至堪可修道行禪。若有丈夫欲求無上最勝之利、斷諸惡者，此地足堪安止而住。我今既欲摧伏諸惡、修諸善根，宜應停止，坐於此處，以求菩提，必令成就。』

「菩薩如是心思惟已，即便取草鋪坐此地，欲修習禪。既坐定已，心如是念：『令諸眾生求解脫者，悉行種種眾雜苦行。所謂或有諸眾生輩，懸住二手，以捨世間一切諸事，有為法故。彼等如是苦行之人，或乞食時，不從缸口內受於食；或有不從小口鉢內受取於食；或有不從兩羊之間受取於食；或有不從人糞穢間受取於食；或有不從柱杖人邊受取於食；或不從執刀杖人邊受其施食；如是確間，及知婦人不淨來時，不從受食；或見婦人懷妊之時，亦復不從其邊受食；或知人家有不淨業，不從受食；或有不從酒醉人邊受取其食；或有兩人喫食之時，亦復不從其邊受食。受食之時，有狗來前，亦不受食；又受食時，其上或有蚊虻等來，不淨穢惡，亦不從受；或復有人，唱呼而喚，來與汝食，亦不從受；有人唱云，汝住與食，亦不從受；或人唱言，我作食施，汝當待取，亦不從受；有人故為造作於食，亦不從受。

「『或復有人，祭祀諸天殘餘之食，亦不從受；食內若有沙糖石蜜，亦不從受；有蘇油等，亦不從受；食內或有乳酪等物，亦不從受；食內若有魚雜肉等，亦不從受；或食內有興渠臭熏諸辛味等，亦不從受。或復止受一家之食齊一口止；或受二家，至兩口止；乃至或受七家之食，還復食於七口而止；或復一日止一時食；或復一日兩時而食；或一

日半始喫於食；或經三日乃喫一食。或時一日少許而食；或時兩日，亦少許食；乃至七日，亦少許食。或唯食菜；或唯食稗；或復唯食樹嫩枝條；或唯食酪；或復唯食迦尼迦羅樹之枝柯；或復有時純食羊糞；或復有時純食牛糞，或烏麻滓；或食果子；或食諸種一切草根；或食藕根；或食種種草嫩枝條。

「『或復有唯空飲於水而以活命；或有隨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；或復有學野獸食草以活於命。或時立地卓然而住；或復有坐一定不移；或復四支柱著於地，以口受食。或有唯著純草之衣。

「『或有唯著塚間弊衣；或復有著種種草衣；或復有著憍奢耶衣；或以白桃皮作衣者；或以龍鬚而作衣者；或復有用諸畜生皮而作衣者；或復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；或有以諸毛　　(博蕩反)作衣；或有破諸畜生之皮為條作衣；或復有以糞掃作衣。

「『或有躶形。或臥棘上；或臥板上；或復有臥摩尼之上；或臥椽上；或臥塚間；或蟻垤內，猶如蛇居；或露地臥。或復事水；或復事火；或逐日轉；或有舉其兩臂而住；或有蹲坐；或復有用沙土烟塵以塗塗身正立而住；或不梳洗頭首面目，髮如螺髻拳攣而住；或復拔髮；或拔髭鬚。

「『或復有事泉池井河渠源諸神，地神樹神林神山神石神，夜叉、羅剎、羅睺(隋言語言)阿修羅王、婆梨(隋言鉤)阿修羅王、毘摩質多羅(隋言妙機)睒婆利等阿修羅王；或事歲星；或有事醫藥王仙人；或事婆羅墮仙人者；或復有事瞿曇仙人；或事毘沙門天王者；或復有事童子之天，或自在天，或復事日，或復事月；或復有事那羅延天，或帝釋天，或事梵天，或事護世四大諸天。如是各事，令歡喜已，從乞求願，稱願得已，各求解脫。』菩薩既觀彼等如是邪求解脫，見已發心，欲行可畏極苦之行，而有偈說：

「『菩薩既至尼連河，　　以清淨心岸邊坐，

　　為諸求道不真故，　　欲行大苦化彼耶？』

「爾時，菩薩如是觀察專正思惟，坐訖合口，以齒相柱，舌築上腭，一念攝心。如是繫念，調伏身意，以齒舌腭，攝心繫念，修習之時，腋下汗流。菩薩既見汗如是流，更復重發勇猛精進，心無所著，不錯不亂，住寂靜心，一定不動，如是最上苦身意口，悉皆不動。是時復作如是念言：『我今可入不動三昧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從口喘息及以鼻氣，悉皆除滅。口鼻滅已，即時便從兩耳孔中，出大風聲，其風聲氣，猶如攢酥在大甕裏，搖攪於酪，出大音聲。如是如是，菩薩閉其口鼻之氣不使出時，於兩耳孔出風氣聲，亦復如是。菩薩復念：『我今已發精進之心，無處染著，捨於懈怠，乃至如是，最上苦行，最勝難行。』重復思惟：『我可更入不動三昧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既寂定身及口意已，還止口鼻及耳喘息，一切皆杜。既口鼻耳悉寂定已，內風壯大，不得出故，氣衝於頂。譬如勇健，最大力人，取好利斧，打棒他腦。如是如是，菩薩從其口鼻及耳閉氣不出，內風壯故，打腦之聲，亦復如是。菩薩復念：『我今已發精進之心，無處染著，捨於懈怠，乃至如是最上苦行，最勝苦行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更入不動三昧。

「爾時，菩薩從口鼻耳及頂喘息，一切皆停，不令其出，乃至遮止，不得出故，內風強盛，在兩肋間，迴轉鼓動。譬如屠兒或屠兒子，善解殺牛，而彼屠等，或執利劍，或捉利刀，而破牛肚，或復破肋。如是如是，菩薩乃至內風強故，兩肋間轉穿破之聲，亦復如是。思惟是已，乃至更發精進之心，最勝苦行，『我今還入不動三昧。』

「爾時，菩薩從口鼻耳閉氣不出，內風強故，令身熱惱。譬如最大二壯力士，取一弱人，各執一臂，將其向彼大火聚上，或惱或炙。如是如是，菩薩以內氣不出故，身受熱惱，亦復如是。思惟是已，乃至更發精進之心，一切無著，已捨懈怠，得於正念，心不散亂，一切寂靜，身口及意，並得正受，如是勝妙，最上苦行。

「爾時上界有諸天來，見於菩薩如是苦行，各相謂言：『今此悉達大智太子，已取命終。』而彼眾中，復更別有其餘天子，共相謂言：『此之悉達太子，現今其命未終，始欲取盡。』或復更有諸天子言：『此之悉達大聖太子，現亦不死，後亦不終。何以故？此之太子，是阿羅漢。凡羅漢者，有如是行，不須怪之。』

「爾時菩薩在彼蘭若，所用心處作苦行時，即得成於最大苦行。是時菩薩坐處，四面周匝，所有隣比聚落諸人，皆來見於菩薩如是苦行，作如是言：『此沙門既行大苦行，是故立名言大沙門。』大沙門名，起於彼唱，以是義故，有此名稱。

「爾時菩薩復更如是思惟：『世間或有沙門或婆羅門，制限食故而建立行，各守清淨。彼等或復唯食於麥，或食煮麥，或食麥屑，或以麥作種種諸食，而以活命。如是更復或

食烏麻，或食粳米，或食小豆，或食大豆，乃至或食純大豆飯，或大豆汁，或大豆屑，或以大豆作種種食，持用活命。或有沙門及婆羅門，斷一切食，建立淨行。我今亦可斷一切食而行苦行。』菩薩如是內心思惟。

「爾時，彼處忽有諸天隱身不現，來菩薩所，白菩薩言：『大聖仁者！願莫如是思惟此念，欲得全斷一切不食。所以者何？仁今若欲斷一切食而行行者，我等諸天，各將一切天味，下來入於仁者毛孔之中，而令仁者得存活命。又復，仁者！不損害身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此語已，如是思惟：『我今既語一切人言，我全不噉一切諸食。而今諸天自隱其身，將天味來入我毛孔，令我活命。此則是我最大妄語，誑惑一切。』如是念已，告彼天言：『汝等諸天！雖有此心，是事不然。』

「爾時菩薩斷彼諸天如是意已，日別止食一粒烏麻，或一粳米，小豆大豆，菉豆赤豆，大麥小麥，如是日日各別一粒。是時菩薩復更思惟：『我今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飲，而活於命，或小豆臛，赤豆、豌豆、菉豆臛等。』

「爾時，去彼聚落不遠，其中有一最大種姓婆羅門，名斯那耶那(隋言將兵將)。彼婆羅門，從摩伽國頻頭王邊，得一聚落，以為封邑，其邑即與優婁頻蠡聚落相近。彼婆羅門得封邑已，還立字名斯那耶那。復更別有一婆羅門，名曰提婆(隋言天)，彼婆羅門生地在彼迦毘羅城，經營一事，漸漸行至斯那耶那村邑而住，少日為客。是時提婆婆羅門，更經營別事，因行漸至菩薩住林。時其提婆婆羅門，見菩薩在林行大苦行，見已即識，作如是言：『此是我國悉達太子，乃能如是行大苦行。』彼見菩薩，如是苦行，心大歡喜。

「爾時，菩薩見彼提婆婆羅門，心向於菩薩，生歡喜已，即告提婆婆羅門言：『大婆羅門！汝能為我辦少許食，活我已不？若小豆臛，大豆、菉豆、赤豆等羹，而我食之，持用活命。』彼婆羅門，心狹劣故，少見少知，無廣大意，欲行布施，述可此語，報菩薩言：『大聖太子！如是之食，我能辦之。』彼婆羅門，於六年中，日別如上所須之食，以供菩薩。菩薩日日受取此食，依法而食，以活身命。爾時菩薩，但以手掌日別從受，隨得少許而食活命，或小豆臛及赤豆等。是時菩薩，受食既少，隨掌所容，如上所說，諸豆汁食，菩薩如是食彼食已，身體羸瘦，喘息甚弱，如八九十衰朽老公，全無氣力，手脚不隨。如是如是，菩薩支節連骸亦然。菩薩如斯減少食飲，精勤苦行，身體皮膚，皆悉皺皰。譬如苦瓠，未好成熟，割斷其蒂，置於日中，被炙萎黃，其色以熟，肌枯皮

皺，片片自離，如枯頭骨。如是如是，菩薩髑髏，猶是無異。菩薩既以少進食故，其兩眼睛深遠陷入，猶井底水，望見星宿。如是如是，菩薩兩眼，覩之纔現，亦復如是。又復菩薩以少食故，其兩脅肋，離離相遠，唯有皮裹，譬如牛舍，或復羊舍，上著椽木。時彼聚落，所有羊子牛子馬子，行於彼林，見於菩薩如是苦行，見已各各生大歡喜發希有心，恒常承事供養菩薩。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